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屏山集卷五

宋

劉子翬撰

記

友石臺記

友石臺肇慶吳公南園勝處也臺因墩形不事培剗傍有大柿樹如側蓋然風藤月篠從而附益之清蔭周覆可容六七客肇慶輦羣石置其上所以悅觀瞻而供遊憩也石出吾里無嵌空竒怪之姿特以其介然若英毅

之氣鍾結而成者皆取以自近焉倚立參錯如拱如伏
遊其間者莫不神竦意動吾知肇慶之不苟為此戲也
徐而物色之老而耄耄有若純臣者示人以忠不玉其
佩有若祈子者示人以孝容儀偉麗有若奮威者示人
以勤詞氣剴切有若徂徠者示人以直有數馬以對若
御史之謹者有穴城而戰若統軍之雄者異派同宗剴
劇凜凜是以肇慶之所取亦吾平昔之所樂親也附狷
介而沉者次之為勢力所驅者次之能言以怪除三品

以冒除隕星以妖除化婦以執除一有是玷雖瑰瑋亦
棄是以知肇慶之所擯亦吾平昔之所欲疎也夫以咫
尺之地數拳之石寓意深遠若此則周旋於斯孰不砥
礪苟逐物從好以茲為小而陋也則雖擴六合為基立
五嶽為塊鄧林蔽其左江漢流其右自達而觀之亦掌
中之一物耳曾何足大焉唯隨見而足怡然理會則又
何大小之別主人方刈柳源之稻釀明月之泉數招客
徜徉於臺上倘以此說為是與則倚而歌據而瞑皆吾

之三益也因以文記

蒙齋記

暇日與二三子為蒙齋遊有客仰而言曰名齋之義其旨矣哉泉濬乎山虛靜而冽導之至易也人亦然童心瑩如雜慮無寄發其蒙者非有所畀付增益之也勿振其翮勿鼓其蕩順之於正而已余聞之悚然念聞道最晚童之淳一既已澆耗童之愚昧固自宛然以因循易輟之功制扞格難勝之質凜凜乎其難也有客曰不然

此精義也小子何足以知之學者惟見善明為可一燎
懸室積暗頓除况吾崇智皎如日月之光何遇而不披
剝耶此擊蒙之要訣也蒙自我蒙有之則固見自我見
廓之則神豈外也耶余聞之則大喜過望因念人之真
性非不了了七情環起而攻之則紛華利欲物物得而
蒙之顧又不至是卓然自立於羣趨之表而以學問自
娛苟無見焉則竒邪浮末術術得而蒙之三代而下易
學廢矣六國之士為談說所蒙兩漢之士為章句所蒙

晉魏之士為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為辭藻所蒙皆處偏
滯而不反如波滾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暝初
不知其豁然者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
兢兢肅肅以養其聖耶雖然吾初讀易而有得於復也
以名吾東齋今又以蒙名吾西齋而吾玩易未既也嗣
而有得又將志之況吾家山窈窕深邃登臨徙倚寄吾
賞心固非一方所可盡也以無盡之賞寄無盡之義互
相推發豈不多多而益辨耶苟為不足又將推之於親

族交遊之好事者則吾起居宴息出入往來無非與易
俱矣觀其名玩其義默隱於吾心以求合焉不亦樂乎
客既出因筆之為蒙齋記

序

送張當世序

庚戌張侯來守莆田余佐郡事後兩月至時逸寇楊勛
犯閩官軍綴之鏖演山下聲搖四境已而回源盜作辛
亥其徒益熾吾之赤子探丸佩犢皆號范葉兵疽食旁

郡壬子春靈旗大伐衝逐蕩拓寇乃平又一月天子召
侯為郎余亦及瓜焉噫余與侯同僚最久而寇攘甲兵
之事相為終始也方繡衣交馳羽檄狎至哀兵括食刻
期取辦侯以強敏濟之余因以免戾焉顧於侯未有助
也今侯將承前席之寵思效一言可乎夫平盜易使盜
不作難蓋勦戮之威易伸而涵養之恩難洽也閩之勢
猶人嬰痼疾者陰邪內乘根固盤互牢不可解今以鍼
艾藥石攻之灼之蕩之滌之疾雖除其真氣憊矣道和

扶衰如保嬰兒如擎盤水如維持側車惴惴然不敢有毫髮之傷則生理可致不然一疴已一恙生消於指臂聚於腹心必甚於前而至不可為也吾民困矣輕徭薄賦寧使鈍官守法勿使利官逞能庶幾有瘳乎余閩人所知者閩事四海之廣亦猶是也願侯以此告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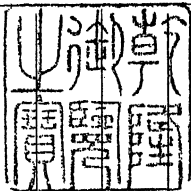
送翁德功序

書生輕議兵自荀卿發之三至五權六術雖畧本仁義然聖人不輕議兵夾谷之會田常之討勇往直前無如

我夫子者至於衛公求由之問皆深閉固拒不假以辭
色非沮之也慎之也卿談之何容易乎末世乃有長嘯
却虜圍棊破敵揮扇靖烟塵投筆取封侯抵掌談笑橫
槊賦詩視聖人之所甚慎藐然輕肆焉使書生讀之激
昂歆羨袖書公卿之門飛奏雲天之陞莫不撫髀嘆息
恨其試已之晚是則鼓之舞之荀卿為之罪人也吾黨
翁侯德功老於經術不得一第向來小試武事朝廷官
之德功沉毅忠信客氣不藏於胸衛言靡出諸口吾知

其可以有為也因贈言焉夫金玉已生螻蟻人命徒詐
長平之卒不媿申息之老以是言兵者德功之所嫉也
余亦嫉之謀乖借箸勇將憑河扁舟慕西子之載抄騎
縱南塘之出以是言兵者德功之所嫉也余亦嫉之誠
莫動天忠非許國匿魚腹之丹書灑指端之公字以是
言兵者德功之所嫉也余亦嫉之操心倘不然提十百
千萬之衆凌凌兢兢如是愛子慈孫將跳白刃焉雖不
慎者慎矣德功是行也有引而用之者乎摩厲以須卓

然自見於世矣異時海宇清泰毒手尊拳袖而不用凌
烟之像有白面書生雍容於虎臣之列者其德功也耶



屏山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屏山集卷六至九

詳校官右中允_臣薩敏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_臣劉光第

校對官編修_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_臣姜士安

謄錄舉人_臣沈以顯

欽定四庫全書

屏山集卷六

宋 劉子翬 撰

雜著

示六經堂學者

汝心之休處此如遊汝心之流處此如囚此堂何有維
經與史隱索周施於茲備矣誦書琅琅其神乃揚雜慮
橫心聖言則忘講書默默精義乃得借聰於人終焉必
惑視彼迅晷若弗云來今汝不勉則何有哉時習之說

反身之樂瞻忽茫茫匪伊情度

字朱熹祝詞

冠而欽名粵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騰異交朋尚焉請
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木晦於根春容暝敷人晦
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
斥厥名而傳於書雖百世之遠也揣其氣象知顏氏如
愚迹參并遊英馳俊驅豈無他人夫誰敢居自諸子言
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聲終身弗越陋巷暗然其光烈烈

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
翱翔兩駿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文儒
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真聰廓
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一
不已悵友道之衰變切切而唯唯子德不日新則時余
之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
必動而思躋凜乎惴惴惟曾顏是畏

遺訓

吾聞之糟粕捐淳精聚誠意畢芻狗除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孰為學問之粹而益於吾身哉水稗而曲其老不舒人穉弗攻其成必愚故善學者必謹其初凡日用間業業乾乾散佚必恭執事必處中惟不自輕雖奴隸亦尊唾地如汙其畏如是寢則易安食則知味頰面奏匱脫襟屣履每每存之斯無過矣自朝至昏以一條貫焉勿謂末也本實由之母悅於新母駭於奇驟得必夸父而寢微習而察焉豈曰無徵出指於西底止必秦其次

也頃刻之功初若不足外務奪之或斷或續及其至焉
皆其所積故君子許其進而惰夫疑以自絕原有生之
初愚知混混學如蛻焉其質乃變變非他知實由昔見
存之則誠體之則仁孰明此哉聖心之純性本渾全或
誤於末聞知誤勿執冥之則真斯言不守何多求焉棟
宇雖充不如掩編如人有車身必自足弗軸弗輶則何
以行凡初有聞果然自足鬼岸恣睢自離於曲可口之
實出於凡木人或言志善忘惡彼真不賢可助余之

最見賢可信信之不疑勿窺其小疵謂不足以爲余師
我信乃自益我疑乃自隳師乎師乎惟已之爲溫故知
新吾昔所聞與今聞合豈不欣欣如膏熾薪心源益明
古人得善惟恐弗居如捄火捕亡其敢緩諸苟曰此日
如已聊以優游則知終身無復好脩惟人中局泯泯焚
焚以敬直之如風掃蚊一道通明振古如茲曰余衰矣
尚識前言子其循之學必有聞

跋浩然子

吾黨有浩然子著書九篇劉致中以示胡原仲原仲轉
以示余余讀之恍然惘然如叢脞如涉獵要其歸宿則
弗畔焉三復而拊編嘆息也異哉有意求合於易即易
之爲道非言語之可階非思慮之可緣百家傳註之學
支離矣繫辭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觀此氣象則易果爲何物耶陰耶
陽耶剛耶柔耶何爻之可指何象之可名耶在八卦之
內耶超八卦之外耶非吾聖人發之所言之躋適得怪

焉故夫子欲無言則曰天何言哉又申之曰天何言哉
天下何思何慮又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申之者確之
也自然黜聰去智默而識之於太極之始其背馳哉雖
然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當自戶
始學易者當自復始克己復禮顏子之復也夫膠膠擾
擾者無非逐末復德之本也焦焦戚戚者無非妄為復
則不妄矣是知復之一義為聞道之要言進脩之捷徑
學者踐之真積之久將有捷裂泮渙沛然流出於胸臆

間所謂易者是自知之矣且陰剥陽復理有自然故曰
剛反動而以順行非角力交戰之謂也世有求復孜孜
勉勉弗能自克何其難也一性既蕩六官競馳本末易
位誠妄相寇悠悠有生習以為常如久客之人安於途
旅不知故鄉舊家有田園之可以棲息親舊之可以娛
嬉一旦挽之使歸望望然而去之明了之士倘能識其
本反其誠欣欣怡怡如疾風揚翎迅流縱航亦安而行
之此順行之復自然之理也浩然子所謂迴光背鏡其

近易之復耶其得於復之順行耶如其然余將從之遊道同而相樂其意如其不然余將從之遊質其異而啓余之未達

試梁道士筆

善將不擇兵善書不擇筆顧所用如何耳南渡以來毛穎乏絕慢亭黃冠以筆遺余玉表霜裏視之皆觸籬之柔毳也束縛精妙驅使如意亦管城之亞匹焉耳因念神州赤縣半沒埃穢中或言南兵剽輕不足仗者而春

秋吳楚之霸六朝晉宋之捷不聞借銳於他方選徒於外境昔人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豈用之自有道耶書生過計推此理於試筆之間庶幾婉輓之裔不專美於舊談組練之軍或有為於今日

題尤貢明墨

蒼官之英孕此馨德未獲麋捐聊守其黑沽之哉沽之哉吾將從管城子遊發潛光於六籍

蒼庭筠傳

此君之先出自震澤有號蒼筤子者與蒼頡同時頡觀
鳥跡制字蒼筤子有記載之功帝皆賜姓命以字為蒼
氏蒼筤子生篠禹脩方貢以其材也上之其後有國封
孤竹君生籊籊逸去釣於衛詩人詠淇澳以美之天下
想見其風采籊籊生簞簞生庭筠母慈氏庭筠在襁褓中
已有奇骨濯濯如傅粉然及長清癯玉立七賢六逸皆
從之遊王子猷最喜之嘗曰不可一日無此君世因以
目之不名也此君性強項未嘗折節下人得黃老深根

固蒂之術蟠隱林麓間與徂徠十八公新甫栢直臭味
之同素相友善帝嘗特起三人俱至上林愛其風操遷
直御史府拜十八公為大夫獨此君不受爵帝館於竹
宮畱以自近焉嘗訪養性之道此君曰直心虛已至道
自凝帝飲其言又嘗撫其腹曰此中何有曰空洞無物
當容數十百人耳帝為之笑有說之者曰君有長材典
樂府則簫韶九成直史館則汗青有日入武庫則羽鏃
宣威薦宗廟則簠簋甚飾蓋迎刃而解盛茂以加者也

時方多難何不捐軀出力掃氛祲篳四境以成不朽之名而反韞其貞幹甘與草木俱腐耶此君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夫與其排雲叫閭闔披腹呈琅玕孰若樂行憂違確乎不可拔也遂使營嶰谷將老焉此君常齋居每歲惟五月十三日霑醉醉則外其形骸或為人徙置他所不知故當時為之語曰此君經年常清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有時倒載過習池茫然垂墜俱不知晚歲益枯槁言無枝葉以蘭焚漆割為戒竟保其天年云帝思之

命墨工圖其形像以張座隅仍賜號曰靖節處士諸子
皆蘄蘄露頭角曰萌最爽美陸沉於世為識者賞味爭
挽置之俎豆於諸公之間猶子曰簞苦節肉食者憚之
其他支派繁衍青紫曄然居湘中者斑斑以文采稱居
渭川者千畝致富時比之封君居武夷者榦弱而毛髯
人以為蛻骨仙云

贊曰善哉白樂天之言曰此君有賢人之槩四焉其本
固固以樹德其性直直以立身其心空空以體道其節

貞貞以礪志夫豈溢美之辭哉嘗聞斯人深造理窟或叩擊之默其妙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余宜其有為之執鞭而忻慕者矣

髯戲

有相者諗病翁曰僕閱人多矣寧馨殊姿噤吟怪形田面之龐鼎角之清固難以一二論也若翁者雖乏鵝肩燕額之奇亦無顰頭鼠目之陋然而躑躅言蹇跼窮拘羈則多髯之累也夫髯多則貌古貌古則神厲神厲則

語不和語不和則交寡合交寡合則動無成宜乎翁之
沒沒也亦盍鑷亂芟繁稍自矜飭乎溫而儼然霽而攔
然肅而偃然發而筦然夫如是則孰不爭先覩子為快
焉左持右挈或輓或推謦咳之間山移海回慢子者加
其敬笑子者止其哈運何塞而不開名何顯而不來竊
胡為而安此翁曰嘻鄙夫樂隨正士自守子徒欲軟美
求容而不慚我行之益醜也吾聞之君子脩己者非無
榮名之患而無素履之難我則不偶夫髯何罪且髮膚

之傷前哲垂戒豈其敝之輕若弁髦相者曰天生百骸所以立我覘聆軒號附市挺朶顛連絡結龐覲侈哆爬义負荷揮隨踏柁惟人具焉闕一不可若夫髯也存乎亡乎皆可以生矣前則繞涿之譏後發毛蠹之誚苟利夫子必請去之何相撐距而自奪其便乎翁曰子觀夫有形之形而未識夫無用之用也易稱須賈其義尚矣扶疎郁紆可象之儀也勃拂鬢髮可畏之威也緣飾英姿發揚勁氣偉人特士造物多以畀焉故黃者紫者鬱

然者皎然者似蜎者如戟者帛纏者綵編者垂至帶者
儼若神者白皙甚美者布置勝人者於此不凡者能令
公喜者是以蓬頭相商疏眉輔漢于思强宋絕倫霸蜀
美鬚夸齊長鬣勝楚或抵几而奮或論事而張其剛毅
挺挺有如此者或手將獻規或口啣伏誼其忠烈炯炯
有如此者是既然矣子獨何患乎且貴賤禍福天實為
之子乃謂去窮有政攀榮有梯謂機捩可施謂塊圯可
移不已甚乎人各有能有不能若乃規覲俛顏嚅吮强

西僞旅望塵咿叻乞憐雖位三槐食五鼎馬千駟祿萬
鍾澤九族宥十世吾弗能也相者趨隅如慚雅譙病翁
掀髯為之一笑

閒境志

閒境志者肇闢乎方寸之間而莫知其涯際限之所接
自有宇宙便有此境若甚遼邈曾不跬步至焉無炎涼
之俗無風波之途如化國其日舒長如桃源與囂塵背
如混茫之世無為而常自然真雅懷素志之棲寓垓行

逸軌之遊歷也境內之人心和而氣平神靜而體舒不
拘拘跂跂不營營汲汲閉聰明之牖息思之機灑濃厚
之情停飛動之根喻良弔之解繁譬適輪之繫杌然而
篤於脩勵者譏其墮役於智巧者誚其拙湛於靡麗者
疑其矯非夫特立高尚之人莫能居也昔許由嘗卜隣
焉其視天下輕矣伯夷季札因之以逃國顏闔子仲因
之以辭祿位肆哉卓乎莫可尚已若夫坐忘寄傲之流
閉關却掃之士徜徉乎竹林蓮社之間放浪乎草堂松

徑之側曲肱箕踞長嘯微吟送日月於枯棋泯乾坤於
一醉皆乘堅策駿有意臻其藩域者也乃有黃冠羽服
壞衲方袍逍遙其間自立門戶曰清都曰淨土蓋閒境
之別名也自世途歆艷斯境榛塞或純盜虛名或指為
捷徑一出焉一入焉誠未足與議今之人遊談賦詠挾
以為高慷慨激昂若心將往者狐疑猶豫終莫能至焉
豈以其淡泊無味寂寞難安故喜言而畏蹈可暫而莫
久與余嘗熟遊送之者皆自崖而反也因述其旨趣以

導夫來者

脩祖居上梁文

有酒盈樽歸意不忘松菊惟隣是卜吾儕皆有室廬眷
此新居實循祖創面勢不改規模稍增闢洗硯之荒池
易藏書之壞壁崇卑合度豐儉適中要須窓列遙峯何
必門容駟馬爰居爰處無震風凌雨之侵載笑載言有
臨水登山之樂鄰翁助力家圃徵材因舊則役不告勞
從簡則用無浮費屬茲考室聊著斯文

兒郎偉拋梁東庭樹春回泛暖風不費主栽栽種力山
花野草自青紅

兒郎偉拋梁西一帶人家盡枕溪閑伴漁翁携釣去却
隨畊叟荷鋤歸

兒郎偉拋梁南因寨名山鎖翠嵐勝地已聞棲隱客連
營不復駐征驂

兒郎偉拋梁北一水來朝縈帶碧稍增石堰聚游魚更
搭松橋通過客

兒郎偉拋梁上擾擾塵寰聊一望倚樓詩興入雲高揮毫欲蘸銀河浪

兒郎偉拋梁下接畛連畦多美稼為揀長腰百斛粳來向吾廬添小酢

伏願上梁之後起居燕寢和樂安平百業傳經綴高風於闕里全家遁世想遺跡於鹿門

屏山新居上梁文

望淵明之三徑久隔妖氛嘆揚子之一區已成焦土屬

寇攘之甫定宜爽塏之圖更親仁善鄰重違梓里架巖
鑿壁別有桃源矧茲鴈序之還尤急板輿之奉巨木浮
波而鱗萃衆工執斲以雲奔豈無輪奐之雄我弗為也
姑選林泉之勝吾將老焉戒事既勤落成伊邇盍有文
辭之紀助茲閭里之謠

兒郎偉拋梁東溫詔新開大國封萱樹長依春草綠蟠
桃偏暎壽杯紅

兒郎偉拋梁西學士從戎萬里歸羽扇一揮攘醜虜螫

弧再舉定狂齊

兒郎偉拋梁南鳳水縈紆接劍潭五袴至今歌惠愛折
轅猶是警貪恹

兒郎偉拋梁北一壑一丘吾願得莫遣移文誚隱淪何
妨宴坐觀虛白

兒郎偉拋梁上萬卷詩書樓閣壯為語諸郎更苦心仙
燈會照青藜杖

兒郎偉拋梁下鄰里欣欣陶美化好寬貸責活疲民莫

閉困倉圖善價

伏願上梁之後人安土著歲樂金穰千廩不施豈獨吾
儕之高枕帡幪所及俱回寒士之歡顏

招劍文送劉致中

五山之精六氣之英鍊為神器電暉霜凝噫此非所謂
干將莫耶者乎其隱於豐城也扁以堅珉闕之深壤劍
且靜矣何自而氤氲氤氲發為光怪上摩星斗而駭動
人耳目哉蓋物必有用用必因時射彩騰輝不能自遏

非若瓦礫無知朽腐不靈終沒沒以無聞耳然殊珍上
瑞初不苟合孰能感而致之自非厚碩忠信無愧幽明
如張茂先者焉劍胡為而來哉惜其逢辰不競怨禍方
新忠藎云亡王室淪沒嗚呼是劍也苟得其時使劉李
用之必揮拂白蛇之卧使朱雲請之必齟齬佞臣之頸
付之荆楚之客必喋血虜庭加之晉鄭之敵必三軍白
首豈不壯哉觀其凜凜之風熒熒之質必不繞指柔必
不自挺出必不為屬鏤以害忠良必不為含光以夸幻

惑必不銘金字以識姦雄必不飾犀文以資玩好必不
潛於魚腹以成窟室之凶必不舞於鴻門以快沐猴之
怒倘不遇焉寧霍然變化蜿蜒於深淵寒瀨之中若將
終身耳用則見不用則隱視彼良庖之刃族庖之刃刑
蔽折缺歲月而頻更猶冀磨礪鈍澁以希一割之效者
豈不萬萬相懸哉昔吳王闔閭鑄劍二陽曰干將作龜
文陰曰莫耶作漫理茂先得之於異代歟識宛然跡其
顯晦莫知所自豈在在處處陰有神物護持耶自吳至

晉數百餘年而劍一出出不數十年而化去自晉至今
又幾千矣異彩熒光一何遼落也豈象緯之學精研者
寡莫能指縱耶將乾坤偉人世不常有無以召之耶抑
神寶去來自有定數非可以歲月期耶方今風塵霾晦
威柄倒置政須此物以畢能事吾聞白水之濱鷺峯之
下有異氣焉亘天拂雲久而益耀方與博物之士仰觀
俯察表而出之庶幾絕代之珍不陸沉於今日仍招之
以辭曰

寶劍來流天精百神觀三年成寶劍來光陸離瑩鸛鵒
截鯨鯢寶劍來撫七星茂流英掩青萍寶劍來駭風胡
響傾城價論都寶劍來奉君王定四夷臨八荒寶劍來
應時昌時乎時毋深藏

溫公隸書銘

公硯已瘞姦魂夜悸公墨霑池潛來湘纍假其餘聲所
感如此矧公真筆劍戟交倚挂之高堂浮慮盡死我觀
公書識公胸次天地輸誠風霜薦厲吐而發之茲其餘

事公之立朝營營仇敵不勦其剛不披其殖障海一簣
排風孤翮始此言繼斥卒伸其直世衰道圯喏喏唯唯有
筆如掾微公莫使我銘其尾吁嗟已矣

屏山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屏山集卷七

宋 劉子翬 撰

表

代直閣南劍謝表

粉社引嫌方趨嚴召
鐔川易守驟拜恩除
力小知難寵深極懼
伏念臣猥以凡末誤
蒙使令敢懷擇地之
安思効捐軀之報自
昔寇攘之後禍流建
劍之間瓦礫相望坐
待流移之復新陳未
接日虞餉餽之空稍
鉏復出之

姦與變惟新之俗五月詎聞於報政兩州遽沐於更符
地悉凋殘任均勞劇考其已試固知五技之窮責以後
圖庶補東隅之失恭惟皇帝陛下乘光武中興之運先
孝宣共治之良憫時艱難軫念黎庶謂遐陬習於為亂
豈德意壅而未宣以臣閩人諳其土俗使之奉行條教
或能安集流離曷副旁求祇深兢惕臣敢不博詢利疚
祇導隆寬勸勉農桑俾復歸於飽煖解除苛矯冀少養
於瘡痍

代賀天申節表

赤伏彰符方協興王之運猗蘭肇慶欣逢誕聖之期專
效嵩呼仰增鴻筭恭惟皇帝陛下艱難嗣統寅畏御圖
兵雖用而不殘德遂加於無外歸仁孰禦初同亶父之
去邠脩政益勤終羨宣王之攘狄天申福佑人沸謳歌
臣迹滯偏州夢聞清蹕瑤觴獻壽悵莫綴於朝行金鑑
納忠願少俾於淵聽

代寶學白州謝表

幕府贊襄初無善狀公朝慎罰止棄遐荒咎積驚心感
深流涕伏念臣受材謏薄逢世艱難痛黥虜之亂華悼
先臣之死節頃因人乏出佐戎行雖誼切君親常蘊枕
戈之憤而敵忘彼已終懷負職之愆黽勉五年召還萬
里既久隳於成績宜薦致於煩言謗欲誰分孽由自作
晉師討敗難逃先殺之誅虞典從輕姑示三苗之竄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廣天地涵容之德收雷霆震讐之威
謂臣誤國雖多察臣初心可諒肆垂大惠特賜微軀敢

不念徃知非雖窮不怨身縻瘴海此生尚覲於生還夢
繞沙場効死寧忘於死所

代寶學漳州謝表

十罪併聞分已甘於誅殛五年兩謫恩尚許其全生聞
命疾趨拊躬流涕伏念臣猥才凡下臨事濶疎誤被選
掄浸塵班列昔叅戎幕已無裨贊之勞再奉藩條又乏
循良之效志力雖期於自竭功名常嘆於數竒不移匪
石之心果獲羸瓶之咎釁愆已積雖擢髮以難陳章疏

交彈顧噬臍而何及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覆湯
網宏開念臣顛沛於戎行心惟盡瘁謂臣數更於宥典
特與從輕臣敢不怵惕以思屏營自守投閒置散已叨
善貸之恩補劓息黥庶幾改過之善

代寶學謝復宮觀表

負罪至深甘從永棄疏恩甚渥許遂生還盡復文階仍
叨祠館荷寵光之雜沓驚涕泗之橫流伏念臣頃以瑣
材誤蒙器使雖臨難不求苟免効死捐軀而籌邊非其

所長終成誤國孟明之恥未雪樂羊之謗已盈疎遠易
離愛憎相半責五載曠瘵之咎固無所逃騰一時萋菲
之言亦已大甚衆欲擠之必死臣敢保其餘生禦魑魅
於遐荒觸炎曦而就道危機自踐沒齒何言豈期流落
之蹤更沐甄收之惠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不忘遠道
唯至公善貸且成恩每深於含垢寧僭不濫網或漏於
吞舟致此迂愚亦蒙昭洗臣能不佩韋是戒食蘖知艱
在猷畝不忘我君願希前哲執干戈以衛社稷圖報他

時

代張丞相辭免不允謝表

渙號已孚愚誠莫達處非其據愧溢於中竊以古稱論
相之難朝以得人為重况屬艱危之會尤須輔佐之良
豈惟料勝以折衝亦在安民而和衆有王導濟時之志
能舒朝廷之憂懷謝安鎮物之情坐致淮淝之捷以今
多事特異前聞鑒兵殆困於連年駐蹕靡聞於定所邦
之阨隍念底定之猶難狄固貪恠肆憑凌而未已倘失

疇庸之任益乖恢復之圖如臣者起自書生謬承天獎
拔賤跡於羈單之日識孤忠於喪亂之秋偶際風雲得
階塵露入同宥宥初無借箸之奇出總戎機更昧干城
之畧既辜注倚宜速譴尤召還方邇於清光爰立遽膺
於異數息黥補劓顧往咎之何追經體贊元豈薄材之
能強思私甚渥報塞謂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廣輿
圖仁深覆被謂臣材雖至陋察臣事不辭難敷告外庭
誕揚顯冊處以鈞衡之地委之調御之宜責任如斯辱

微曷副臣敢不益思自勵期稱厥職守一節之精忠造次於是廓九土之氛祲死生以之

代翁殿撰遺表

傳薪炤息將隨化於大鈞易簣氣微願輸忠於半藁伏念臣受資朴訥奮跡單平風猷輒慕於古人詩禮僅傳其家學初霑世賞方偃僂以循墻繼竊科名遂資緣而隨牒未更繁冗已玷清華無一介之先容辱前朝之異遇編摩書局黽勉卽曹參陪三老於賢闕領袖羣英於

秘府官箴恪守歲籥易流傳癖書癡性雖安其所好客
嘲賓戲時或歎其夕淹但直道以事人恥曲學以阿世
至乃東州懷紱淮部乘軺敢圖擇地之安惟勵匪躬之
節屬中原之雲擾當陛下之龍飛趣歸行所之班俾典
奉常之職綿蕞之儀未就蒲柳之質已衰一返家園五
更祠館朝有著而廩有給叨冒為多壯也仕而老未休
絲毫無補今則已嬰沉痾難羨反生重念臣自幼讀書
即知論古憤張禹臨終之請惟訴私情喜史魚絕命之

言猶存忠諫操其悃惓灼見正邪雖真偽或混於平昔之時而隱微必發於死生之際臣今懃矣心切戒之敢伸奄奄之言仰瀆高高之聽伏惟皇帝陛下日新聖學躬攬權綱中華之服裂五千天惟授德列聖之基垂一百姓實歸仁誠既洞昭禍斯潛弭豈待期期之夕克全復復之功臣即棄明時莫瞻盛舉未草浯溪之頌定愧懷鉛倘平伊洛之戎固欣含受

劄子

論時事劄子八首代寶學泉州作

江北

臣竊論今日國家大計莫先戰守二策因險為守則守
易固因守為戰則戰必克自古倚長江之險者屯兵據
要雖在江南而挫敵取勝多在江北故呂蒙築濡須塢
而朱威以偏將卻曹仁之全師諸葛脩東興堤丁奉以
兵三千破胡遵之七萬轉弱為強形勢然也今日淮甸
雖置守師而無堅壁無聚糧或營一師之市或聚烏合

之徒敵人一至則冰散瓦解千里蕩然長江之險舟楫之利固已與敵共之虛聲所搖人情騷動此由江北藩衛之不立也臣欲乞將淮甸郡縣不必盡守故城各隨所在擇險據要營置寨柵守以偏將敵來仰攻固非其利若欲長驅深入則我綴其後二三大將浮江上下為之聲援敵之進退墮落吾計中朱威丁奉之勲固可圖也江北藩衛既立陛下移蹕建康觀時待釁以定中原此萬全之策也

荆襄

臣聞善奕棋者不爭邊角之隅善立國者必強腹心之勢若今日國家暫保江左形勢之地若緩而甚急者荆襄是已荆襄西通秦蜀東連吳會北據漢沔昔人以為用武之地故三國戰爭皆出於此得之者強失之者弱自喪亂以來莽為盜區國家多事未遑經理亦幸敵人棄而不顧殆天以資我也今千里空墟固難卒守臣謂宜將荆襄合為一路增重帥權暫治公安益兵聚糧為

戰守計分遣別將渡江據險置柵募民耕種積以歲月
更為後圖一者貫通秦蜀無斷絕之虞二者控扼上流
如首尾相應三者窺闕中原有卷席之勢是一舉而獲
三利也今不早圖萬一敵人先之則主客不侔利害易
轍復欲爭之固已難矣欲望陛下沉機獨斷亟詔大臣
講論措置先事慮事以強立國之勢

禁衛

臣竊惟藝祖削平僭亂聚天下精兵以強京師取太原

兵以為龍衛取幽州兵以為神武左右員僚本藩鎮廳
頭也左射拱聖本諸州騎兵也忠節之軍升自川陝虎
翼之軍選自江淮凡此之類不可悉舉皆總於三衙訓
練精閑故能坐制四方如臂運指自南渡以來禁旅凋
耗勁兵驍騎分隸諸將沿江戍守蓋救紛解急支吾目
前未暇長顧遠慮也昔周瑜拒魏而吳王提重兵以為
後援鍾會伐蜀而文帝率師十萬屯長安二主豈不知
指撓目顧端拱仰成哉蓋尾大不掉末大必折其所防

者深也今三衙兵雖稍收集而寡弱未振欲望陛下遠
鑒吳魏居重馭輕之術近法藝祖以中制外之權選徒
蒐卒益增禁衛仍擇腹心忠亮之臣分為統帥則威聲
所懾非獨折衝禦侮亦所以強本固基為社稷久長之
計

守江

臣聞善固圉者不顯為必守之形善勝敵者不示以可
乘之利所以消禍亂於未萌沮姦謀於將發也竊讀舊

史見六朝之守國也皆輕戍江北重戍江南因險而守
因守而戰內強根本外鎮邊陲敵來則出驍將合銳兵
先事而逆擊未便則清野鄙據要害伺間而後動故北
兵遷延乏絕畏首畏尾往往狼狽亡遁大約皆此謀也
昔陶侃不城邾其說謂設險禦寇政以長江隔江而城
非三萬人不守引敵致禍實此之由若虜有可乘之會
又非所資侃非失形勢也緩小利以全大利也蔡謨諫
止諸鎮北移其說謂時有否泰道有屈伸須養威待時

虜若送死敵之有餘棄江遠進亦吾所短謨非畏怯也
知用其所長也何承天論守邊之計謂斥堠之交非耕
牧之地曹孫相持江淮之間所居各數百里宜堅壁繕
兵以待敵來承天非泥古也事有可法也侃之練事謨
之見遠承天之燭機審利害於當時垂龜鑑於後世臣
竊見比年以來虜頻盜邊肆克搶掠淹留冬春雖王師
驅逐屢挫其鋒而克焰未熄猶輕南向蓋今日形勢事
宜畧與古同夫雷動風馳不難於必勝形格勢禁實本

於沉機願陛下詔帷幄之臣稽六朝重戍之謀考三千
慎守之策固本保邊陰消戎詐庶幾不動聲色疆場安
安我既出於上策矣彼猶貪冒南來是符堅淮淝之轍
復尋宋武燕秦之役可舉也

舟船

臣竊惟長江之險雖本天設實由人用拒敵之方不特
防隄岸塞險隘而已維檣艦據津流則其險十倍飛棹
櫂冒風濤則其險百倍東南立國戰守之利無出於此

伏見巡省以來暫駐吳會雖有守江之名而無用險之實船艦率皆草創水軍不甚練習且海船入江則顛沛不行步兵乘水則惴慄失措官司奉行措置姑欲畢事而已陳利害者以為常談習游泳者以為末技未思臨機對敵何以取勝故向來邀覬虜於長江攻羣盜於平湖戰多不捷職此之由竊攷六朝舟楫之制名字雖不同要之大艦利於控扼若五牙艨艟之類是也小舟利於走集若金翅油船之類是也大艦有飛樓有拍竿有

長櫓屯兵走馬可容西北勁兵以當衝要小舟欲輕快
追逐須擇吳越水工輕果善沒者負船鑿艦出入湍流
見之若神敵人所以魂驚膽墮也昔李氏水軍敏銳周
人莫當孫權浮江萬艘魏人畏遁用我之長乘彼之短
此制敵之上策也欲望下詔講求舟艦大小之制南北
士卒之宜嚴械之用訓練之方專委統帥以備強敵

南兵

臣伏覩朝廷向來數調諸路禁兵沿邊戍守多即逃亡

議者便謂南人脆弱終不堪用臣昨知泉州日嘗呼逃卒審問其由皆言非怯懦畏敵亦非勞苦思歸只緣撥屬諸將南北人情不通非禮役使橫加箠辱未嘗預聞金鼓之事衆情憤憤遂皆潰散凡推驗十數人供荅畧同因知逃亡非其本心况南人素號剽悍春秋吳越之霸六朝晉宋之捷不聞資兵於他境取材於異代今猶古也豈獨不可用哉特用之不得其術耳自今諸將之兵雖足戰守無仰於此然國家養兵額衆費大不應艱

難之際使無缺食比年以來訓練亦精士氣思奮臣愚
欲望調各路禁兵自遠及近更番出戍別立統帥不隸
他營分屯險隘不當虜衝連營締壘張大形勢使之耳
聞目覩漸熟征戰秋出春歸不戀鄉土歲月積久習以
為常緩急調發人情不震可以集事

吳蜀

臣聞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此昔
人論一陣之勢也臣竊謂一國之勢亦然兩國相持唯

雄未決能盡用其力者強不能盡用其力者弱盡其力者其力合也不盡其力者其力分也戰者力常合守者力常分上下一體者力常合遠近異謀者力常分此必然之理也國家自南渡以來保有吳蜀而羯胡侵擾殆無寧歲往年數窺梁淮故江左稍安比年頻犯江淮故未入蜀境醜虜之衆棄其所長梯巖險冒濤江蹈必死必亡之地而我未能收其功者蓋彼無畏首畏尾之虞而得全用其力也昔三國鼎峙吳蜀為異邦然當時所

為謀困曹魏者常萬里尅期表裏相應況今二方一統
力不應分竊見金房荆襄境壤相望乃西南之交吳蜀
之會也若虜迫近江淮陝蜀之兵當稍循金房而南若
窺全蜀則江淮之兵當稍循荆襄而北批亢擣虛互為
聲援以分虜勢庶幾狂狡之謀不敢輕動動而乘之萬
全之舉也

募兵

臣聞衆不可已楚兵所以威晉多而益辦漢將所以成

功竊見金虜叛盟數窺淮甸諸將驅攘奮擊雖獲酋渠
殲醜類捷音係道然鏖兵酣戰殺傷殆相當也似聞諸
營闕額往往逐急招填不暇銓擇多出於傭僱廝役之
流未必皆勇悍驍雄之士平時可以充數緩急恐難當
敵臣聞自昔戰爭之時裒兵益衆固非一途或取之內
郡如蕭何發關中卒以補兵缺漢威復振是也或取之
盜賊如諸葛恪取丹陽勁民深加慰撫籍為甲士是也
或取之逃亡無賴如馬隆募洛陽勇士無問從來立標

簡試自成一軍是也欲乞明詔諸將應兵闕許申陳於
諸路選募況荆粵之人尚氣喜鬪困於閭閻不得其欲
或多推埋犯法販私為姦久之探丸弄兵遂為劇盜若
加收籍使之勇於公鬪非惟強兵而威敵抑亦弭禍而
安民是一舉而獲二利也

代張丞相辭免劄子三首

一

承命兢惶心顧靡措伏念臣頃以罔功自招物議分甘

屏棄沒齒無言仰蒙天度包容龍光不替更於流落深軫眷慈而臣循省未幾遽蒙環召琳館既叨於優逸經筵獲持於穆清懇切未陳心猶有待豈意悞恩遽及擢位宰司自揣庸陋曾無一可灼知輿論孰以為宜伏望陛下察臣誠衷亟行追寢庶幾孤跡終遂保全上不累於眷知下得全於素守

二

比罄忱誠未蒙開可再念臣勤勤之懇非敢飾辭誠以

當軸處中之任實安危治亂之源苟非其人國家何賴
今陛下宵衣旰食思濟艱難英俊并驅猶恐不及以臣
疲懦雖欲竭慮畢精終恐無益況臣五技之窮見於已
試強顏素餐謗議必盈高位疾顛可不深戒伏望陛下
護其所短用其所長勿以反汗為嫌惟以得賢為急許
臣且奉殊庭安其愚拙則毫髮之間或得盡其區區

三

溫詔屢頒靡容遜避深惟陛下所以推擇之慎眷倚之

深加於微臣者可謂至矣且臣非不知寵榮之可慕事
功之當勉然而義有未安不能但已蓋與其招尤速累
自訟於他時不若守分安愚懇祈於今日在臣之請猶
為有辭伏望陛下擴天地之包容垂日月之臨照矜其
誠懇曲賜聽從庶俾危蹤得全無過之地臣之萬幸

屏山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屏山集卷八

宋 劉子翬 撰

啓

賀魯漕除直秘閣啓

伏審拜寵楓宸升華芸閣屬公朝信賞之日增外臺待
節之榮某官夙受眷知特膺時選方六龍之南駐視百
粵為近藩協濟軍需實煩心計事尅期而取辦固非一
端下不擾而告成斯為盡美休功藹著優渥宜頒清遊

始歷於瀛洲迅召行趨於天闕某言念崇墉之邇俯慙趨謁之遲面賀無因心馳徒切

到任與張守啓

恭承朝命來佐郡符當大賢懷紱之初屬賤子彈冠之日叨恩有自託庇惟新某官操履端脩器資閎遠有慷慨憂時之志抱縱橫應變之才早拜寵於楓宸仍踐更於棘寺釋之持議可重振於家聲由也片言實兼資於儒雅猷為謁著委任彌隆一麾臨蒞子之邦千里被棠

陰之化舊深仰德今幸依仁飛誠輒見於手書展禮將期於面覲

謝鄧倅啓

桑梓之封疆密邇久託為鄰萍蓬之蹤跡蹉跎未仰德表撝謙不間瑤翰先臨仰慙推恕以待人詎敢設辭而文過恭惟某官詩書雅胄簪橐名家才猷擅當世之奇議論發古人之奧屢專煩劇益藹聲華旋擢佐於郡符念未偕於人望士元試政已觀展驥之能景倩還朝行

起登仙之嘆某退藏舊隱政竊餘輝脩誠輒見於手書
載贄終期於面覲

賀李丞相年啓

伏以履而後泰易推爻象之占正次於王史謹春秋之
法某官三朝實德間世宗工申申燕居雖暫安於湖海
几几赤舄終行歸於巖廊履此休辰宜膺殊福某一去
門闌之久薦觀歲籥之更莫獲稱觴徒增善頌

賀李丞相冬至啓

史書雲物紀麟筆之五年復見天心驗犧經之七日某
官精忠許國巨業濟時遇事見哲人之難以身任天下
之重險夷一節出處兩全商鼎鹽梅夢昔形於帝賚周
詩哀繡人咸跂於公歸履茲長至之辰宜納朋來之慶
某職居佐郡禮廢稱觴輒布露於尺書莫趨陪於丈席

賀新憲啓

光膺宸詔榮領憲權當抱鼓之屢鳴恨繡衣之來晚某
官當朝雅望濟世通才披淵衷特達之知屬要路踐揚

之夕猷為藹著委寄彌隆當茲多事之時出領持平之
任論刑推恕冤伸畫地之囚稔惡必誅威懾潢池之盜
方依鴻庇尚阻鳬趨徒引領於行臺敢馳誠於尺牘其
如祝頌曷慶敷宣

賀謝叅政啓

顯奉明綸入叅大政人惟求舊宜居輔弼之聯民具爾
瞻益見廟堂之重某官襟懷玉粹識量淵深騰聲譽於
妙齡揭儀表於當世涵泳聖賢之道臻厥大醇發揮盤

誥之文極於深厚久翱翔於禁從暫偃息於侯藩辰告
屢聞民謠藹著世屬艱危之運朝思開濟之臣帝曰俞
哉誰如公者趣賜鋒車之召崢嶸宗伯之除位高而色
彌恭才大則任斯重果符睿揀擢貳政機忠讜在朝可
沮淮南之議威名繼世佇收淝上之勲協濟中興益觀
遠業某儒宮晚學海郡微官當整旆之來歸獲望塵而
輒見屢陪末席欵奉清言側聞宸命之頒實倍常情之
喜長裾可曳莫趨元禮之門闌短幅交馳深愧子雲之

筆札

回耿龍圖啓

伏審高軒壓境方竊喜於望塵專价踵門猥先蒙於折
簡禮乖常分愧集微躬某官識量淵深風神粹美道術
逢原而自得聲名欲隱而彌彰秀發妙齡顯躋華貫風
雲際運熙朝獨步於要津父子傳經後學飽聞其餘論
久翱翔於禁橐暫均逸於祠宮壯猷壹鬱而未施雅志
雍容而有在艱難避地仲宣聊寓於荊州密勿綢繆賈

誼行歸於宣室瞻承伊邇慰懌何量

賀宣撫李相公啓

拜命行朝宣威南裔輿情均慶否運潛消竊以黠虜不
庭兵無虛歲中原失御禍徧九州方困憑凌靡皇經理
眷乃長沙之地莽為羣盜之區天誅以遠而未加克燭
莫懲而愈肆阻湖湘而自固據城邑以相殘固欲安之
每軫淵衷之念其誰任此僉云舊德之宜某官佐佑三
朝儀刑百辟總戎疆場遠過於長城決策廟堂匪資於

他相念艱難而守節不變處進退而唯道之安久均逸
於殊庭爰專征於外閫兼制嶺南之地更分麾下之兵
幕府肇開坐致英髦之集戎旗所指遙知氛祲之清乘
茲破竹之機孰壓建瓴之勢益隆勲業再任鈞衡固中
興不拔之基為四海更生之福某猥居官守側聽除音
知公論之攸歸竊私喜而不寐徒得君重諫密簡於帝
心無以公歸願亟符於民望

賀翟叅政啓

顯奉綸恩入叅機政人心胥穆國勢增隆竊以季梁在
隨強敵聞而不伐王導輔晉有識知其無憂歷觀世道
之興衰實係人材之用舍天其靖亂時則得賢某官造
道閎深挺材剛特飛英聲於四海結睿眷於三朝鰲禁
再登共識王言之大虎符屢剖獨推治行之高持橐有
年挂冠未老起佐多艱之運薦膺求舊之圖三聘肯來
人快爭先之覩一言默契上興見晚之嗟益聳民瞻進
陪國論經濟諒行於素志扶持立底於昌期某未覲光

儀遜聞明命進由儒術竚觀致位之榮

關

寧愧

書門之誚

謝李叅政舉知己啓

夙荷見知常許成風之斷遽蒙論薦過形推轂之言揆
實無堪近名增愧竊聞君以任人而逸國由得士而昌
矧茲多事之時尤資羣策之助洪惟上聖務濟丕圖念
皇祖之貽謨閱近臣之奏藁謂孟軻之言一善如宋王
何若陳襄之引羣賢有溫公者遍咨邇列咸舉所知慨

嘗膽以思危賴同心而底治想其風采方傾惓惓如饑
渴之懷辱在搜揚宜得犖犖真英雄之士如某者自守
拙直無他技能早惟經筵之耽晚悔儒冠之悞闕末
宦奔走四方嘆州縣之受恩敢難難以辭事豈期慰薦
俯及庸虛某官黼黻皇猷權衡士類雅抱每存於謙挹
清流皆喜於攀依品題所加名譽增重攬英髦而列上
仰副旁招置愚陋於其間恐塵清舉出於過覆何以仰
承某敢不蚤暮以思視履惟正途雖窮而益勵時苟至

而則為奮不顧身誓不羞於前烈伸於知己輒自見於一言

賀呂相公啓

伏審某官顯奉制函入持魁柄凡搢紳有識之士莫不傾耳拭目以俟復平之期若閭巷無知之民亦皆延頸跂踵而起更生之望蓋以狄人之内侮實乘中國之久安二聖蒙塵累年於此至尊嘗膽惟日以之思得非常之材叶贊中興之治某官閣下氣鍾英特德蘊忠忱學

博綜於古今識徧周於夷險值艱難之厄運荷密勿之
深知肱股之力為多社稷之功莫大旄頭盡落無復彗
於紫薇義馭再升遂安行於黃道薦膺圖任益罄謀猷
用能身任安危不以賊遺君父將壇暫建捷奏交騰周
公東征既有四國是道之詠宣王北伐可無萬邦為憲
之臣還冠適聯適觀遠業人神必將開泰夷夏咸以歡
呼整頓乾坤實賴經綸之手光輝竹帛載惟雅頌之音
某久託帡幪猥叨齒記念先公之在日嘗辱交遊偕同

產以登門仍加慰薦况遇旁招之日適茲自效之秋其為歡欣實倍倫等

到任與祖漕啓

守拙杜門久卧桐孫之圃叨恩佐郡竭來荔子之邦仰由推挽之私更記帡幪之庇某官道窮閭域文富波瀾持身凜剛毅之風接士見溫恭之色早冠天庭之第獨深宸扆之知旋駕稅於杏壇薦叅壽於槐府清聲藹藹要路駸駸獨當艱棘之時出領轉輸之寄蓋六龍駐蹕

地益重於全閩而四牡觀風思獨榮於故里俯憐疎逖
曲賜吹噓某敢不益勵操脩恪勤職守匪悅干時之譽
庶逃竊祿之羞

賀漕侯郎中啓

睿恩中發使指外移顧休寵之惟均視光華之益遠某
官材推英特識妙機深早馳譽於簪紳久踐揚於中外
暫輒荆襄之節來持閩部之權易地皆然無施不可登
車攬轡夙有志於澄清爾界此疆固靡聞於惡斂即觀

奏計別竚圖功某自揣疎庸方祈覆護阻趨門而面賀
徒伏紙以神馳

賀新漕徐學士啓

光奉宸恩遠將使指輶車壓境列郡趨風某官德宇
深才鋒淬礪夙著清朝之譽薦膺當宇之知擢自州符
峻持漕節屬寇攘之甫定念兵食之猶繁餽餉連年豈
有紅朽之粟流移失業更多白著之科事固從權民實
重困經畫政資於善計艱難庶底於昌期某託庇之初

效官有守輒脩辭於慶牘莫旅進於賓墀

賀新任梁提舉啓

光奉宸綸出將使指重摘山之寄委增衣錦之榮觀某
官材應時需識周事變騰一時之妙譽結當宁之深知
適茲艱難屢司繁劇已懋飛芻之績更宣持斧之威事
有甚難每責成於倉卒才無不可故所至而優游暫弭
節於周原行召還於宣室某效官有守趨賀無因嘗叨
半面之知喜託二天之庇

賀知泉州通交代啓

萬里還期殊乏觀風之效一麾得請俾為將母之行已
蒙吹借之私更忝交承之幸恭惟某官氣涵剛大學造
精微皇皇王國之羽儀抑抑士林之軌則早逢盛際薦
歷要途譽望甚隆共仰卿才之美行藏自信益知吾道
之尊頃借重於侯藩復就移於使節上心簡在輿論攸
歸攬轡登車暫展澄清之志簪筆持橐行趨禁近之聯
某夙荷愛知尤深願頌門闌伊邇即諧道舊之懽景仰

匪遙顯企告新之政

代與趙提舉啓

提舉博士器資凝遠業履光明清名夙冠於士流古道益尊於師席身膺臨遣增重使華幹山海之羨饒供國家之調給政資儒雅庶達經權休聲已著於外臺召節行歸於中禁

代與江給事啓

宮使給事學窮損益知達經權早登清要之途特注顯

昂之眷優游瑣闥備殫獻納之忠偃息藩方綽有循良
之譽久茲均逸未副僉俞

代與李丞相啓

巖石具瞻久仰威名之重龍門阻越未親顏色之溫敢
通咫尺之書少布腹心之蘊恭惟宮使僕射相公道推
先覺望重本朝孟荀為儒者之宗伊呂乃聖人之偶謁
胡外侮艱危永賴於壯猶炎運中興螭廷首登於一相
運化鈞陶之上救民水火之中險阻薦更忠誠自信出

處動四方之耳目話言為今日之典謨卓爾元勲渙乎
百世暫均休於祠館俄借重於侯藩周公居東既有四
國是道之詠宣王北伐可無萬邦為憲之臣佇冀袞衣
之歸式符寰海之望某猥以凡末誤膺使令雖智力之
自殫嘆事功之難立荏苒歲月之久蹉跎毀譽之間

代賀范叅政啓

肅聞明命登用真儒國是所歸人心胥悅恭惟某官秉
心端慤履道深醇皇皇天陞之羽儀侃侃士林之準則

頃從瑣闥進直北扉雖驟膺神聖之知實久繫中外之望審成敗安危之會罄論思獻納之誠伍符尺藉異太阿之倒持悍將強藩無四牡之項領由播告之旨不匿故遠近之聽咸孚是宜益聳民瞻越陪國論真才既不次而用素蘊必度宜而施裁議於中何愧唐朝之內相指縱有自終為漢室之宗臣某奉祠屏處聞報後時望兩地之深嚴莫脩慶禮承二天之庇獎彌劇懼情

屏山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屏山集卷九

宋 劉子翬 撰

祭文

祭翁殿撰文

堂堂老成國之龜玉進則光朝退斯美俗天其靳耶奪
之何速嗚呼哀哉維公之質嶽重海匯學窮古書道通
聖門本朝取士科張甲乙偉人巨公皆此途出公亦欣
然飛聲騰實賢俊之闕圖書之囿孰游其間惟德之懋

公亦欣然來為領袖懷紱承流乘輶光遠時以外移為
仕之蹇公亦欣然屢膺臨遣愠色三已榮輕九遷浮雲
卷舒何往不安公亦欣然老於祠官惟公行藏曰有義
命物智時機無心而應葉芟探玄麟經纂聖得意忘年
怡然處順惟我小子與公同鄉交舊年契奕葉有光晚
獲從公素心始償見必我留宴笑坐旁公雖病矣神氣
內強袖手不言色惠滿堂大化密移遠遊不復壽格昨
客悶於一木楚些徒招秦詩莫贖設醴陳殽文以相之

誠可達幽公其亮之

祭翁郎中文

嗚呼文人才士天所惜耶幸而有之何多厄耶將理有
乘除而物無兼得耶抑人定者勝天而造物不能與之
爭力耶嗚呼孰謂我邦遐荒陋僻人物之奇而有士特
自謂兒時已驚超逸士友咸曰是必將耀乳虎之闌班
奮雛鷹之羽翼也游宦平生聲華籍籍倚堅而摧履坦
而踣所圖則多十不酬一士友為之說曰大器晚成彼

銳進連騰固旋敗而亟失也濬海崇山筆無勑敵才者
疾其勝已不才者疾其輕已白首窮年流離竄斥嗚呼
今者死矣曩說不讎皆拂膺而為之太息也然而士特
之文角立傑出羅萬象乎筆端煥丹青乎胸臆他人正
鳴我則雷驚他人杓盈我則川溢生乎以此潤身死乎
以此垂名造物之遺士特者厚矣彼窮達信黃梁之夢
壽夭同白駒之隙也失之錙銖者泯泯如彼得之丘山
者永永如此較輕重於斯言則九原可以自慰士友可

以亡戚也

墓銘

致仕祝君墓誌銘

紹興三年三月六日致仕祝君卒五月六日葬金相山之原其孤可久來請銘祝君余之父友也其孤又余姊壻也來請銘以舊姻之故也而不辭所以終我祖我父之惠好也正議公曩遊學時忠顯公侍君之諸父深相交結傾蓋遺縞不足諭也正議曰他日無忘祝氏忠顯

公既達結昏貶爵光其子孫君亦以此通班朝著示不忘也今君之死余又銘之以申前志以敷外姻以昭潛德以慰孝思也有是四者斯可為銘君諱祐字彥將信州鉛山縣紫溪人也曾祖虞祖仁霸父世昌君少時刻勵思自奮致而宦學齟齬皆不得其志焉初任吉水縣歲饑多盜捕獲填圉吏白君曰正盜之罪法應受賞君曰道殣相望官弗加恤又忍峻刑而資吾進身耶盡釋之白郡守賑給之境内多全活後任福州福清縣主簿

監建州寶瑞場當路者薦其堪事君曰僕僕不已又將
何求遂挂冠而歸自是脫畧世紛寓意於酒朝醺暮酣
不見醒客時與賓友獻酬盡歡或悠然獨酌賦詩長嘯
所居有林泉之勝君躡履曳杖倘佯雲間人識之曰此
醉仙也君在燕間寵光時至可久立功西域乞回賞以
授君牙緋朝廷許之青紫僊僊環戲膝下鄉黨以為榮
觀君寬仁樂施湍川為梁如已思濟病者與藥如已獲
瘳晚歲絕粒益辛酒美疾遂臻臨絕之際所以訓勵其

子孫者皆厚德之言也悲夫君享年六十有六娶周氏
生子二曰可久武功大夫貴州刺史主管潭州南嶽廟
曰可大承信郎二女長適進士黃敷次適余翬孫男三
人孫二人彭年松年皆將仕郎皆尚幼

銘曰是非喧喧以醉為藩名奔利馳以醉為歸蹈世紛
而不染葆天光而自熙所謂德全於酒者惟君為庶幾
積厚不施嗚呼噫嘻

墓表

處士劉公墓表

劉公居建之潭溪九世餘二百年矣其初京兆萬年縣人唐僖宗時有為將軍者歲久名逸五季亂子諱庸者南遊獵較於此愛其形勝因家焉今推為始祖以其近而可攷也皇考忠顯公曩使闕中嘗訪京兆劉氏僅有存者某雜著譜牒諸書劉氏陶唐系也自元王交封楚居彭城支派最衍今九大族并出元王之後唐史譏言劉悉出彭城非也京兆劉氏廼九族之一周有石州刺

史懿隋有上柱國韶唐史有民部尚書文靜自文靜子樹義而下未詳其繼惟我始祖之居潭溪也蕩拓焚拂以啟山林二世而廬室完三世而田疇闢庸生光位光位生玉玉生文廣文廣生朝議公太素於是崇禮文篤經術謹遊從厚風化是載是循久而弗怠識者知其後之必大也公諱民覺字莘材朝議次子也恪紹前脩濃薰泛挹早自知名正奉遊學時普寧暨夫人老矣公常留侍以故不遑科舉之事夫人年九十六而卒公始終

孝養敬不弛顏既葬結茅罄哀鄉評尚之耄老聚而請
曰非公孰為吾黨指南公據師席二十餘年毓英導秀
多所成就忠顯之守會稽長樂也嘗迎公就養二郡江
山大有佳處公從羽流衲子逍遙物外時忠顯公欲請
於朝官之公曰衰朽那復有此意若欲亢宗則夫二子
在蓋其恬曠自適世網莫之能撓也公為人淳樸謙厚
溫溫然常以和畀人人皆樂親之內蘊雖深若不叩擊
似不能言者紹興改元寇作里中騷動公時已卧疾扶

興適上饒慈氏寺以其年十一月十五日卒享年八十
四公娶吳氏司業著之妹也一女適進士吳敏脩孫男
子斐子翌子翌以紹興三年八月乙巳歸葬於壽口之
原吳氏後公十二年卒享年八十一又三年乙丑十一
月乙酉合葬焉壽口潭溪皆在崇安縣開耀鄉云畢事
叔父命某為文表墓姑紀其實以曉方來非敢私親而
侈也

辭曰谷變陵遷山摧石泐死而不朽兮潭溪老人居此

室

處士祝君墓表

惟我皇祖宣奉公以道術為東南儒宗著錄之士悉皆
名流君嘗受業焉蓋挹學海之波瀾潤詞林之枝葉者
也時皇考忠顯公在膝下與同研席者甚衆雅奇君因
定交焉君業成遊上久之會親疾慨然嘆曰竭力為養
是亦孝也何必三釜耶拂衣而歸自是克勤幹蠱祈寒
燠暑無巨細必親人以為難君安而行之君天資孝友

遇人以誠內和而外剛士無賢否皆樂親之而有所憚
或有缺行惟恐聞於君君聞而愧切之必改也君隱耕
餘數十稔攻苦食淡家貲遂豐然於貧窶時亦賙貸有
足大者至於拓險徑造飛梁稍便於人傾橐不吝晚歲
即遊岸鄉造別宇幅巾杖藜將終世焉俄以疾終時建
炎三年八月五日也君生喜學已雖不達訓子弟益勤
厚禮館置名儒故祝氏為學者皆有師承而子卣稱最
卣屢擢薦翺翔國學識者謂將大君門必自卣而君猶

不亡也君諱奕字彥思姓祝氏信州鉛山人曾大父虞
大父仁霸父世昌初娶余氏終娶周氏四子曰中正曰
天與皆早亡曰卣曰鹵一女適進士傅袞孫男女八人
君享年六十有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葬於邑之芭蕉
塢卣來請文某視君為丈人行雖遊宦契濶猶及識君
也然安能窺君之所存哉以宣奉公道術之與忠顯公
名德之重而君從之遊且款密焉是必有大過人者因
攷君行實涕泣而表於其墓曰嗚呼君之賢可稱也哉

又可悲也猶幸其有以少慰也君之平生顯然可知者固可書也書之人故信之其賢已可稱而未盡也以君之才未盡見於設施驟而書之無所攷焉人誰信之懼人之不信而不書則君之所蘊終無得而聞焉此又可悲也古之士抱才埋沒而後世知其賢者是或論其師友或觀其所以許與者或跡其為之傳記者因得以信之也後之覽斯文者由是而求君之所蘊焉則其賢可盡知猶足少慰也嗚呼君之賢可稱也哉又可悲也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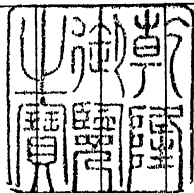
幸其有以少慰也夫

熊氏令人陸氏孺人墓表

建炎己酉歲余兄侍郎從戎川陝時余嫂熊氏已嬰病
明年冬十一月十一日卒侍郎書來曰聞汝嫂訃彌劇
傷悼曩常憂其疾也屬吾在行不得視其棺殮故以是
為恨也吾歸而葬之慰夫亡者又明年春三月二十七
日余室陸氏病卒侍郎書來曰國事未濟懷恩則虧義
棄成則失武一集吾私二疵深矣何以歸平時方艱虞

塗殯非策汝嫂汝婦可共塋窀穸相地惟吉涓日惟良
送終之禮惟盡則猶吾歸也於是葬於建州拱辰山開
善寺之東原熊氏建州建陽人故朝奉郎安行之女也
慈懿知書年二十為侍郎之配生二男五女長男珙承
務郎女恩娘尚幼餘皆早亡封令人享年三十六以紹
興二年十月十七日葬陸氏家越州左丞佃之孫奉直
大夫寘之女謙淑能琴年十八歸余生一女失之享年
二十四先熊氏六十二日而葬畢事復於侍郎兄仍刻

文以表之辭曰熊氏居左陸氏居右異穴同邱辭詔厥
後



屏山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屏山集卷

十二

十至

詳校官右中允_臣薩敏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_臣劉光第

校對官編脩_臣沈清藻

謄錄舉人_臣沈以顯

謄錄監生_臣譚世緯

欽定四庫全書

屏山集卷十

宋 劉子翬 撰

賦

聞藥杵賦

賦

病翁製藥齋閣中杵聲琅琅然聽而樂之因作是

窈窕兮曲房空桐陰碎兮玄雲濃藥杵兮晨春重局靜
兮隱壠冬廓落兮小軒明麥風過兮綠紋驚藥杵兮暮

鳴千巖迴兮散丁登觀其票姚沉著晶熒歟霍舉雖一
握之微勢有百鈞之落如唱兮復應將定兮旋躍乍降
乍升時散時合幽深如寫其淒厲激烈若舒其寥諤喧
喧兮方震於廂榮闐闐兮忽沉於寥廓厭市鍛之音陋
鄙村舂之韻濁矧羣蛙之鬧地徒蝸蝸而郭郭斯蓋古
今未賞而病翁之所獨樂也翁方抱沉疴隱空谷坐胡
床據槁木思物底於無厲殆口嘗於衆毒因神丹之採
練發員機於磨觸琅琅之中獨聞和焉自一而生盈萬

而復徒耳煩於里巷亦腕脫於童僕衆嗤其強聒不休
翁好之常若不足或曰聲以律和樂由心樂音故桓箏
融笛嵇琴阮嘯各寓興以怡神雖異趣而同調彼鐵中
錚錚耶又何足資夫玩好翁曰木風鳴鳴如埙如竽誰
為吸呼石流濺濺如絲如弦誰為擊彈不約而合乃其
自然聲雖流而常寂聽若遇而非緣苟有當於余心又
何必八音之變而與夫九奏之繁哉且賞音於澹者與
道默契有見於獨者與衆必戾亦各從其志焉翁豈恤

呶呶之議

溽暑賦

病翁筋骨支離當暑彌劇望雨於南齋之上拊檻而歌
曰使天賁珠不可以清煩裾使天賁玉不可以消炎酷
想墨蜮之躍淵快商羊之舞陸已而飛霾斷野細電搖
嶽簾綃蟄潤柱礎流渥心煩寃而若糾思淫裔而增濁
疑環居乎曲突乍窘跡乎重橐客有問曰溽暑何氣哉
翁曰陰陽之爭氣也席威者窮而未沮鼎盛者出而見

閉也陰出為垢陽來為復自一卦推之消長盈虛曾不
離乎六也挺賓之日陰一在內陽五在外而六者之運
如星循於次如輻旋於轂向之微者益大大者日益蹙
也肇於豕蹢極於龍戰貫魚以柔順履虎而驕僭蓋弱
則隨強則睽隨則睦而安睽則競而危兩雄不並居終
必為之變也方其爭也奇偶互生剛柔雜襲奔騰海逝
蹇嶮山立勢均力等屹若勑敵初如秦晉交綏而返旆
又似漢楚相持而堅壁彼融融潰潰者鑠為大焦熙熙

曜曜者煦為蒸濕也其氣烟煜滂上聲濛上聲底滯膠漫漶

他典切忍乃珍切油渼濡汨音日汙音葉被金石而消熒音暖襲

草木而萎薳天地汨音骨其清明日月昧其晶眩薄而為

雷則隱鱗呼聲碌入聲喑噫音溫咽旋空欲震鬱而不滌

激而為風則颭古獲切颭呼獲切蓬勃燥冒翕忽揚汙發穢

原谷呀呬厯庚而伏凡四五旬時猶未歇也客曰然則

氣之為沴音珍厲者耶翁曰不然夫惟爭也四時之序乎

萬化之機行也子獨不聞烹飪之事乎實水以釜傳火

以薪燁燁烜列兮滋熾洶湧滴溢兮驟驚既山鳴而澗
吼亦霧翳而雲蒸靡堅革熟鼎俎之味成焉故水火不
爭為爨者急麴蘖不爭為醪者壞輔弼不爭為國者敗
斯言雖小可以喻大也客曰問一得三蒙昧曉然惟清
論之懌沃斯煩歆之可捐者耶

哀馬賦

叛軍繼踵入閩驅竊戰騎過山嶺悉多殞敗余感
之作哀馬賦

嗟哉何閩山之險絕乎方井陘而曠趙視劍閣而夷蜀
峻嶺標樹橫巒掛瀑岩崑崙光縈紆阻複勢將平而驟
起塗稍順而仍曲穴壁寄棧沿崖轉躅晝倚石以傳餐
暮捫蘿而假宿非戀土之邦人嗟此來而何欲棲危走
險禽疲獸伏墮峻木之升猱礙層霄之飛鵠矧萬馬之
南奔列長鑣而競逐訝四達之通達忽絲連而綫屬搶
攘迫塞互相擠觸前顛後升平坑翳瀆啣哀結憤而叢
徂萃萎者十幾五六焉幸而生者皆垂頭顧影低推局

促鹿駭麀驚鴟蹲蝟縮脊伶俜而卦露尾焦蕭而帚禿
鼻咯乾埃肺傷芒穀望長坂以悲嘶想清波而浮浴癰
癢瘡煩指牆據木集彼蚊蠅紛紜緣撲競咂穢而吞腥
肆脣刀而飲鏃忽振體而驚飛去來遙而旋復慰已貪
恹忘余楚毒當附驥而乞憐知汝曹之碌碌困甚隕脰
憂同轂觫駕鹽車則躡足於黔中之步售屠肆則比價
於遼東之肉悲夫吾聞之秦趙亘野燕齊迴陸數騎風
馳萬夫鱗蹙檣影動兮鋒已交鼓聲酣兮戰方熟莫不

虎熊龍姿雲鬃電目負甲士之千鈞望沙河而一蹴既
却銳以摧堅咸蹂都而踐國蓋時清則龜龍麟鳳呈祥
表瑞獻圖負錄俾之排難濟艱雖獲千角而網萬翎曾
不及夫一驥之足噫今日治耶亂耶胡棄茲而弗畜彼
踈齧恃性駑駘共族渴飲天河之浪飢耗太倉之粟徒
羈飾文繡轡搖金玉偶備數於六閑氣驕矜而動俗責
致遠之奇功必與傾而載覆事既失而懲懲亦何勞於
鞭扑悼汗血之云亡捐百軀而安贖舟臨川而墜楫車

向塗而裂軸激壯士之興嗟誠可悲而可哭夫子曰傷
人乎不問焉余何眷眷於此哉恐國威之未振驕虜之
南牧也

詩

涼月

涼月未出山浮雲半空白徘徊步軒窓宛若待佳客經
林漏飛輝映澈生華澤及茲秋景清吾廬更幽寂殊觀
發秘藏妙聽生寥閒營營息初機炯炯懷新得豈無平

生心所樂已非昔天旋河漢動夜久鄰機息淒淒感庭
蘭歲莫霜霰集呼兒溫濁醪獨酌醉永夕

渡淮

鳴輦渡長淮霏烟散清晨皎皎初日光照耀草木新橫
林渡餘碧疊嶂開嶙峋移撓失向背烟波浩無垠兒童
相櫂歌余心亦欣欣輕帆互相踰畫鷁暎流津徘徊望
洲渚悠然獨懷人樵漁有棲遯寂寞誰問鄰暮風翻洪
濤魚蝦亦有神四顧天地黑孤舟恐漂淪

山陰作

地勢東南盡清江吳越分脩途雜川陸游役念良勤相
從二三子心期同所欣逢幽不暫憩何由解塵紛抗跡
蹈奇石揚情矚流雲崇林擁密翠細草潛幽薰蘭亭訪
舊遊昔嘗覽遺文有生憐共盡興懷豈惟君逍遙千載
上逸典故不羣風流詠觴樂寂寞今無聞

醉歌贈金元白

南遊會稽今十年重來風物皆依然一時冠蓋零落盡

故人獨老空江邊西陵倉曹實冗散出無車馬衆所憐
江亭曳履偶識面凜凜瘦骨餘雙顴談兵自是一敵國
屢薦不用寧非天胸中踰伏萬貔虎靜若女子容娟娟
我家光祿新出塞羣彥入幕君宜先自言衰髮已種種
豈復有意仍騰騫強飯廉頗思故國據鞍馬援忘華顛
只今左臂雖小病尚想攬轡能周旋興來且酌杯中酒
邊庭消息君知否經天太一臨坎位干戈喪亂已經久
南閩兵敗上將戮太原城破羣胡守嗚呼國步危若此

每惜壯士時難偶
粹嗟未是真英雄
綸巾羽扇聊從容
何當矍鑠渡河去
一洗塞北烟塵空

獨坐

獨坐高堂上游觀
思無極重門雖晝關
遠岫如不隔長林
葉布陰淺澗流波
激欣欣物態榮
淑氣生原隰幽禽
感時鳴遶樹飛還
集常恐逐驚飈無
階戀儔匹興懷念
良遊歲月更相及
佳人獨棄余何以
慰岑寂褰裳迷所
向望遠時佇立心
知徒百憂沉思不
能釋

次韻盧贊元再喜雪

使君新詩來不絕
燦燦珠星睽壁月
黃堂旌旆曉排衙
喜見賓僚重賀雪
寒儒茅屋補更穿
雪餘仍值江風顛
擬招鄰叟共一醉
斗酒十千愁費錢
南枝又見新梅萼
試熨春衫冷難著
飄零節物易驚心
常恐星星侵鬢脚
東閣何當呼侍兒
蟹螯不妨左手持
叅陪後乘盡珠履
誰賦劉叉冰柱詩

霖雨

霖雨遂兼旬，瘴霧盈川谷。霏陰入戶浮，潤氣滋帷褥。溟濛飛澤遠，散漫何時足。驟響決流渠，驚洪發平陸。翔禽困滯翼，穴獸思馮木。衡茅日萎壞，環堵無完築。隴蔥晚色霽，草樹晞華沐。長雷夜復興，濯濯鳴高屋。撫枕不能寐，沉憂萃心曲。

阻風

晚歲多悲風，江湖浪崢嶸。扁舟渺無依，日暮猶孤征。重岡擁滯霧，迴隰飄浮雲。繫舟古岸邊，纜斷舟復橫。天寒

鴻雁稀滯留知旅情
頽崖震林谷客子心
夜驚披衣待清曉
缺月西南明遠遊多
所懷益遣歸思盈

聞箏作

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窓來
隨風更迢遞縈雲暫徘徊
餘音若可玩繁絃互相催
不見理箏人遙知心所懷
寧悲舊寵棄豈念新期乖
含情鬱不發寄曲宣餘哀
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頽
每恨聽者稀銀甲生浮埃
幽幽孤鳳鳴衆鳥聲難諧
盛年嗟不偶況乃容華衰
道同符片諾

志異勞百媒栖栖墻東客亦抱凌雲才

建康六感

吳

龍翔大耳兒虎視捉刀人風雲競追逐逸軌誰能遵大
皇負英材沉潛歛求伸一呼定南國再戰威強鄰抗魏
既搖岳攘劉亦披鱗組練繞平隰矍矍蔽通津偉哉人
物盛成功豈無因代祀已飄忽風流久彌新停橈眺迥
陸裂蔓登層闥卧龍昔來遊萬古懷清塵

晉

日昃無全照南遷事倉忙龍謠方協瑞星禍已告亡凌
遲百年運凜凜危莫將向來問鼎人項背相望環宮
白羽列面闕鳴弦張膺圖未躋泰卜世豈在長獨憐短
轅公推刃殺忠良百身嗟莫贖一慟髮成蒼時移事亦
更為宋復為梁惟有采石潮年年到前崗

宋

寄奴真偉人落拓龍潛地據筵呼五木已有吞世氣世

期值陽九天綱日淪替偏邦或跨州卑號猶稱帝匪乘
艱棘運英姿疇能濟南戡奠番禺西狩澄涇渭功雖與
世隆道亦因人廢緬懷揖讓風黃屋身如寄頽波日奔
迫夜壑遷神器巢由獨賢哉高蹤邈難繼

齊

堯宮不剪茨禹室無崇壤巍巍天步隆萬代猶可仰荒
哉二三君經營務華敞落枹滿清江飛斤殷遙響疏淵
引瀾澳築圃遷林莽筋力斃民軀貲財傾國帑雄心獨

未倦矯首生遐想時值陵谷變無事猶悲曩殷憂易興
懷逸樂難終享過客問青溪荒畦棘花長

梁

開圖屬英睿失國由昏悞斯人異前脩撥亂旋致亂輕
刑下益肆厚爵臣彌叛聰明馳萬幾精苦徒宵旰鳳冤
敬方袍鸞旗游彼岸悠然棄從懷臨機復難斷那知千
佛力不紓一寇難酒色覆商周神仙蕩秦漢趨亡固多
軌荒迷卒同貫微聖常鮮終撫卹三慨嘆

陳

悲風嘯荒垣歌斷庭花曲壁月夜沉輝瓊樹春銷馥郊
圻遊從盛想像猶經目麗景明新妝清波映鮮服承恩
屬令姿被選皆華族朝從結綺遊暮向臨春宿意高時
忽謝步遠塗方促榮華事不長哀樂情難足悠悠六朝
事轉盼風驚燭永懷興亡端斯文慚麗縟

夜飲

良宵樂未央促席團團坐佳人意慙懃唱歌屬余和幽

期貴閭畧醉語多叢脞沉沉玉卮酒量淺難負荷豈不
懷極懼恐重賓友過褰帷望明河山月啣半破回軒互
追奔傘拂簷瓦墮

遊朱勗家園

晨暉麗丹楹翼翼倖帝居向來堂上人零落烟海隅聯
翩際時會振跡皆刑餘閨帷尚帝主皂隸乘軒車流威
被東南生殺在指呼樓船載花石里巷無袴襦至今江
左地風雲亦嗟吁叨榮已過量受禍如償逋荒涼此門

路尚想冠蓋趨客舸維岸柳鄰人罾池魚徘徊極幽觀
曲折迷歸途夜月倚綺戶春風散羅裾繁華能幾時喪
亂實感余曹鄣余何譏此曹真人奴

孤翼吟

哀哀孤飛禽聲鳴何悲酸含情若有訴口訥無由宣瞻
雲憶舊侶悠悠隔山川勿言異類微聚散同悲歡零霜
解疊翼錯綵銷文翰殞身未足辭失意誠可憐羣飛盡
投林凌空獨翩翩豈無棲巢枝託跡長不安啄食朝兢

場流飲暮爭源鳴弦應機發薄命當其先長翮易奮飛
窮途少周旋風雲肯借便一舉誰能攀

早行

村雞已報晨曉月漸無色行人馬上去殘燈照空驛

寄懶菴

山暝雨連夕今晨天氣清還懷懶菴人高卧掩柴荆幽
寂性所嗜蕭然寄平生惟應田叟來對床話躬耕

老農

山前有老農給我薪水役得錢徑沽酒醉卧山日夕忘
形與之語妙理時見益志士多隱淪欲言慙未識

次六四叔韻

吾家小步兵辭林獨輝映携詩過山堂句挾風雲潤思
嵇遠命駕訪戴屢乘興訂古釋羣疑談玄發清聽年均
愧質滯稟異驚才峻賴茲時發揮藥石攻余病提携蘭
畹曲笑語柴門靜歸軒驚急響行炬飄遺燼平生共飄
流晚歲同棲遁語言聊寫懷補綴酬斯詠

題懶菴二首

慢亭隱淪翁作菴更名懶紛紜萬念繁要以一理遣我
衰百無長此興復不淺他時倘卜鄰心賞符二阮

地偏賓至稀晝靜門常掩深房紙瓦明宴坐蒲團穩庭
花落未掃徑草繁不剪林泉倦出遊况乃市朝遠

種菜

傍舍植桑蔬携鋤理荒穢桔槔勤俯仰一雨功百倍朝
來綠映土新葉搖肝肺牛羊勿踐畦肉食屠爾輩

晨興

晨興訪蕭寺爽氣清如沐坐看雨離山飛陰斷平陸歸
途阻夕漲竚立驚幽獨曳杖聽殘鐘却寄僧房宿

袖刺

袖刺謁諸鄰徘徊寄心賞潭潭廣廈深咳唾生餘響茲
邦懷地寶比屋誇雄敞如何蓬廬士貧賤安所養

同翁士特李似表謁吳伯少卿因作醉歌

翁劉異氏居同里奕葉論交今久矣隴西京兆實姻連

我既識翁因識李，兵卿自洛始遷閩。寄食僧房仍密邇，
盍簪雅好有新舊。傾蓋高情無彼此，酣歌擲劍悲羣公。
胡為局促荒山中，曲肱放浪雖所樂。樂此亦知吾道窮，
自聞胡馬再南牧。九州何地無兵戎，世衰成敗不以正。
姦宄得意為英雄，儒生守經昧時變。憤切氣欲摩蒼穹，
斯言撥棄勿復理。把酒論詩差可喜，圍爐夜語忘刻漏。
吹燈曉色盈窓兒，歸途草棘縈風袍。主人謝客僕御勞，
雲山悵望一回首。虎豹出穴哀猿號。

下灘作

青山鎖連環白晝走鳴瀨
迷津毫髮間舟與危石會
回淵聚浮沫斷壁餘澎湃
玩竒心若驚覽景目不逮
悠然一回首孤驛已茫昧
停橈念經歷履地猶旋憤
悲風嘯枯林暮野雲相蓋
隔船聞和歌沽酒慰疲怠

偶步

鬱鬱思淫滯振衣聊萍遊
雲晴霄宇麗綠暗川原幽
佇步時引顧心期歎無儔
路逢荷犁翁笑我獨何求
趨塵

顧叩之棄去不少留心知所言非齟齬自慚羞歸來面
空牖默坐窮其由達人隆廣度曲士遵偏謀臨岐每易
惑怨已識未周行藏命也夫吾非斯人流

屏山集卷十